

周力军 / 著

粵

港

惊

天

铁

案

黑色 风暴

一群南北惯犯

疯狂凶残

以『世纪大盗』

张子强

恶行为线索

纪述黑白两道斗智斗法的打黑文学

一批粤港警官

可歌可泣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色风暴：粤港惊天铁案/周力军著. - 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02.2

ISBN 7-5063-2295-1

I. 黑… II. 周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97564 号

黑色风暴 - 粤港惊天铁案

作者：周力军

责任编辑：王宝生

责任校对：马云燕

装帧设计：曹全弘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：100026

电话传真：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：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

开本：880×1230 1/32

字数：330 千

印张：13

插页：6

印数：10001-30000

版次：2002 年 2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02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295-1/I·2279

定价：22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作者简介：

周力军，曾用笔名醉舟。生于北京，长在贵州，在河北当知青，在四川上大学；曾从事工程设计，在法律杂志社当过记者、编辑、副总编；闯过海南，办过公司。现为自由撰稿人，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特邀客座编剧。

主要作品：

电视剧《罪证》、《西安大追捕》、《铁血警魂》、《欲罢不能》等；

大型文献纪录片《新中国从这里走来》；

长篇小说《铁血警魂》、《我们这一届学生会》；

报告文学《西安大追捕》。

曾获1996年、2000年度“金鹰奖”，

2000年全国河北省文艺振兴奖。

1998年公安部金盾文学奖。

回归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，这不是哪个人想或不想，愿意或不愿意的事。这是历史，是潮流，套用内地流行的一句俗话，叫做“回归没商量”。既然是没商量了，就准备接受一切吧。因此，一九九五年夏天的香港，依旧是车流如梭，人涌如潮，繁华依然。

要说一切都没变化，那当然是假的。毋庸讳言，表面的繁荣与稳定背后，其实是暗藏在每一个香港人心中隐隐的不安和疑惑。随着回归日期的逼近，越来越多的资金撤离了这个“自由之港”，越来越多的人也就失去了就业的机会。作为一家成立时间不算太长的卫星电视台，香江卫视也不可例外地以裁员的方式减轻自身的负担，以求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。这样，香江卫视的职员们便面临着他们生命中一个严峻的时刻，对此，林之栋虽说有了一些心理准备，但一提到这个话题，他还是忍不住耿耿于怀：

“金主任他就是跟我过不去。我知道，这次裁员就是他在背后搞的鬼！”

说这话的时候，他正坐在协和观塘街一家临街的中餐馆里。林之栋的职业是香江卫视新闻部的摄像师，早在香江卫视草创初期便

听从朋友的劝说，从声名显赫的亚视机构“跳槽”过来的，算得上是香江卫视的“功臣”，正因为此，他认为自己有理由表达他的愤愤之情。

坐在他对面的年轻的女主持人梁玉倩看了他一眼，连忙安慰：“也不能这样讲的啦。你看现在谁不是人心惶惶？电视台这次裁员，董事局也有他们的难处的……”

梁玉倩是个善解人意的女孩子，也许是因为从小到大一直是生活无忧，使得她的清纯与美丽，以及她的平和与宁静在香港这个喧闹的都市，似乎都显得过分地出类拔萃了，有时甚至要给人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。

“咳，阿娟也要移民去英国，我们两个的关系也完了。”林之栋叹了口气。

他并不是想从梁玉倩那里听到安慰和忠告，他只是心里有气，趁着吃饭的时候说出来而已。他们刚刚采访了警务处的希思顿先生，从这位英国官员口中听到的自然也不是什么乐观的话。这次采访也许是林之栋在香江卫视的最后一次外勤了，梁玉倩当然不能否认这种可能性，但别忘了她是个善解人意的姑娘，于是尽可能地安慰着他：

“不会的。你们拍拖了那么久，又一起生活了这么长的时间，眼看就要结婚了，不会一下子说完就完的。”

“唉，她这个人太实惠，总是讲我没有机会提拔，挣钱又少，养不活她。这次我要是真被裁员，她是一定会离开我的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一位风度翩翩的男士就出现在了梁玉倩身后。

“阿倩。”

他的声音平和而充满了自信。梁玉倩急忙回头，显得有些吃惊：“阿凯？……你怎么来啦？”

“我正好从这里路过，从窗口看到你。”

林之栋乍一见到黎俊凯，就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张面孔是太熟悉了，不仅是他，全香港人谁没有在电视上见过他呢？

但林之栋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叱咤风云的商界巨子，竟会活生生地出现在自己面前，而且竟是如此平易近人！

“黎？……阿倩，你认识黎……先生？”林之栋有些结结巴巴了。

梁玉倩热情地向他们做着介绍：“阿凯，这是我的同事林之栋、林先生；这就是我的男朋友，黎俊凯……”

林之栋此惊非同小可：“什么什么？原来你的男朋友是黎……”

黎俊凯大大方方地伸出手：“我是黎俊凯。幸会。”

话是这样说，手也伸了出去，但神情中还是多多少少流露出敷衍的意味。林之栋显然就有些受宠若惊了，忙不迭地伸出双手，将黎俊凯的手紧紧地握着。随即他又掏出名片递上去：“在下林之栋，香江卫视摄像师，说起来还是您的雇员呢……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还请黎先生多多关照……”

黎俊凯依然笑着，接过名片，不知是看了一眼还是根本没看，略点了点头，便转向了梁玉倩：“阿倩，我送你回家吧。”

梁玉倩用眼神儿征求林之栋的意见。

“阿倩，你尽管去好啦。我一个人把录像带送到台里就可以的啦。”林之栋爽快地说着，同时目光在黎俊凯身上游移。

梁玉倩不好意思地一笑：“那就辛苦你啦。”

“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你们快走吧。”

黎俊凯向林之栋略一点头表示感谢，便拉着梁玉倩一起走出了餐馆。

“黎先生，黎俊凯？……阿倩的男朋友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香港‘小巨人’……”林之栋望着他们的背影，忍不住喃喃自语。

梁玉倩挽着黎俊凯的胳膊从餐馆出来，钻进路边的一辆豪华轿车。黎俊凯从冰箱里取出一瓶葡萄酒，倒了一杯递给梁玉倩：“那位林先生是你的搭档喽？”

“是呀，我们两个人一直合作的。这个人很踏实的，只是运气不好……”

“怎么?”

“这次大裁员，他很可能要失业的。阿凯呀，你能不能向陈总裁打个招呼，把他留下来?”

黎俊凯呷了一口酒，皱了皱眉：“阿倩，我们不是讲好啦，你永远也不会干涉我的事务？再说，香江卫视虽说属于香江实业集团，但我也不好过问太多的具体事务啊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黎俊凯轻轻地挥了挥手：“好啦，我们不要一见面就讲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好不好？”略作停顿，他转了话题：“今天又去哪里采访啊？”

“去港府采访警务处的希思顿先生嘛。看起来他对香港未来的治安表示很悲观的……”

黎俊凯冷冷地说：“英国人嘛，他们不想放弃香港，所以就这样说啦。”

“他讲香港的犯罪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特点，那就是香港罪犯雇用大陆方面的‘省港旗兵’来港犯案，以后的形势还是不容乐观。”

“这些事情你就不要操心啦，还是想一想我们的婚事吧。昨天爸爸又在催问我啦，他想早一点抱上孙子呀……”

梁玉倩娇嗔地瞪了他一眼，将杯中的酒喝干。

林之栋一个人吃完饭，买完单，收拾起座位上的摄像机正要离去，猛然就听到一声清脆的巨响。这声音来得是如此突然，以至于餐馆里的人们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，还以为是哪位食客不小心摔碎了碗盘。

只有林之栋立即将头扭向了窗外，多年的采访经验告诉他，那是一声枪响。果然，刚才还是繁闹的街道，此时如同被魔术师施了魔法，又如同电影中的定格，人和车全都静止了。五个以丝袜蒙面的大汉，手持AK47等枪械跳下一辆面包车，一面对天鸣枪，一面跑进路边一家金银珠宝店铺。

林之栋连想都没想，立即扛起摄像机，隔着落地窗的玻璃拍起

来。其中的三个劫匪闯进了金铺，余下两人在门外把风。路人此时已经回过神儿来，顿时像炸了营一般纷纷躲避，街道上乱作一团。

中餐馆内也是一片混乱，专心工作的林之栋在惊慌失措的人群中如同一个另类。餐馆老板快步跑到林之栋近前，不住地央求说：“先生，请你赶快离开吧。要是被他们看见，我的生意可就完啦！”

林之栋充耳不闻，或者是听到了却没时间理会，依然聚精会神地拍摄着。打劫金铺的三个匪徒此时跑了出来，他们将沉甸甸的布袋子扔进面包车，一刻未停就又冲进了紧挨着的下一家金铺。

“哇！真正的搏命仔呀！”害怕引火烧身的老板向林之栋哀求道，“先生，请你行行好，不要给我们惹祸啦！还是赶快走吧！”

不由分说，将林之栋向门外推去。林之栋横了他一眼，扛着摄像机飞快地跑出了餐馆，站在街头继续拍摄。一个负责把风的劫匪一扭脸发现了他，二话不说抬手就扫来一梭子弹。

子弹在林之栋脚边溅落，路人发出一片惊叫。

林之栋愣了一下，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，慌忙地躲到一辆汽车的后面。把风的劫匪端着枪，气势汹汹地向林之栋的方向走过来，一边走一边扣动着扳机。

子弹将汽车车身打出一串黑洞，溅起的弹头擦破了林之栋的额头，血流了下来。林之栋的眼睛离开了监视器，顺手在额头上抹了一把，手上沾满了鲜红的颜色。他抬起头，好像被使了定身法一般，呆呆地望着越走越近的劫匪，既不跑也不躲，只有惊恐的眼神儿泄露了他此刻的绝望。

千钧一发之际，突然有人大喊：“阿忠，快走！”

大概逼近林之栋的劫匪就是阿忠了，听到身后的喊声他停下了脚步。一阵凄厉的警笛声在远处响起，他犹豫着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林之栋终于醒悟过来，趁机躲到汽车后面。

“阿忠，快回来！”

阿忠只得恨恨地放过林之栋，转身向面包车跑去。

林之栋倚在汽车车身上，大大地松了一口气。随着尖厉的警笛

声，两辆警车飞驰而至，不等车停稳，几名警员便跳下车，以车体做掩护将路口封锁了起来。

“不许动，放下武器！”

阿忠二话不说，照着警车就是一梭子。其他劫匪也都纷纷借助掩护，向警员开火。一时间，整个街道枪声大作，子弹横飞。警员们配备的大都是左轮手枪，论火力根本不是 AK47 的对手，一时被压制得抬不起头来。

“大哥，你们走，我来掩护！”

阿忠跑到路边一辆汽车后面，一边还击一边大喊。

其他劫匪听到，乱纷纷地跳上面包车。

“阿忠，快上车！”

阿忠又打出一梭子弹，趁着警员慌忙躲避的工夫，快步向面包车跑来。

一个警员从车后探出头，向阿忠开了一枪，子弹在他脚边钻进地下。阿忠被这一枪激怒了，他停下脚步，无遮无掩地站在马路中央，平端着枪一阵狂射，如入无人之境。

已经上车的匪徒一看他的蛮劲又上来了，就知不妙。一个较瘦的家伙急忙跳下已经启动的面包车，跑向阿忠。

“阿忠，快走啦！”

显然，这个阿忠是个嗜血成瘾之徒，此刻正杀得兴起，一边射击一边狂笑大骂不止。

“他妈的，阿忠，你逞什么英雄？！”

瘦高个喊着，硬生生地将阿忠拖到路边。

但此时面包车已经驶远，要想追上就得冒更大的风险。瘦高个灵机一动，用枪指吓着路边的一辆出租车司机：“下来！快下来！！”

出租车司机目睹了整个劫案的全过程，早已是魂魄出壳，举着双手哆哆嗦嗦下了车。瘦高个将阿忠塞进车里，自己坐到驾驶座上，启动了汽车。阿忠心有不甘，将身体探出车外，打出最后一梭子弹。

待警员们战战兢兢地探出头来，对方的两辆汽车已经驶出了很远。他们慌忙上车，急驰追去。

林之栋也从汽车后面跑到马路中央，一刻未停地拍着，直到对方全都消失在镜头中。最后，他脚下一软，跌坐在地下……

二

时近黄昏，凯莱大酒店的金字招牌在夕阳下闪着耀眼的光芒。

一辆高级轿车开到门前，两个五大三粗的保镖一左一右地下了车，警惕的目光向四下里察看一遍，才将车门拉开。希思顿钻出汽车，旁若无人地走进大酒店。这位到任不久的警务处官员像大多数老派的英国人一样，不苟言笑，表情冷漠。

他们来到 1616 号房间门前，一位保镖敲了敲门。

门开了，广东省公安厅派驻香港的公安特派员赵江南出现在门前。

“希思顿先生，快请进。”

“赵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我有要事相商。”

希思顿的中国话十分生硬，客气中透着一丝轻蔑和不客气。

今年正是赵江南 36 岁的本命年，多年的部队生活使他作风严谨，行事干练，再加上公安工作的磨砺，更培养了他明察秋毫、嫉恶如仇的性格。

希思顿一进房间，不等落座便迫不及待地介绍着情况：“赵先生，协和观塘街刚刚发生了一起抢劫金铺的大案，五名劫匪连续打劫了两家金铺后逃匿。”

“什么时间发生的？”赵江南急切地问。

“就在五十分钟以前。史密斯先生让我立即通报赵先生。”希思顿用居高临下的态度说，“赵先生，随着回归日期的临近，香港的犯罪率大幅度上升，治安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。我国政府认为，不

管是贵国政府管理，还是港人治港，香港都将陷入混乱，这是我国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。”

赵江南不动声色地听着，在这位自命不凡的伯爵后裔面前，他至少表面上一直保持着很好的礼貌：“希思顿先生，按您的意思，目前香港社会治安状况不好，完全是由于香港回归而引起的，对此我不能苟同。请别忘了，眼下香港还没有回归，这里的治安完全由贵处治理。犯罪率呈现上升趋势，不正好说明贵处在打击犯罪方面的不力吗？”

赵江南这一番话不卑不亢，从容不迫。

希思顿一愣，语气稍有缓和：“赵先生所说，按你们中国话说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我方已经投入了全部警务力量，很多警员都取消了休假。警力不足、警务人员素质低下，叫我们的工作很难做呀……”

“希思顿先生，我作为广东省公安厅派驻香港的公安特派员，在与贵处合作的过程中，已经亲眼目睹了香港警员的工作状况，他们的敬业精神和专业能力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我相信，香港回归以后，在《基本法》的精神指导下，港人治港必将取得成功，香港的社会治安状况也将大大改善。”

“那是两年以后的事情，可眼下我们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……”

“希思顿先生，我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继续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，而是集中精力，精诚合作，互相配合，联手打击犯罪，保障过渡期内香港社会的繁荣与稳定。”

“这正是我前来拜访赵先生的主要目的，这伙劫匪拥有 AK47 自动步枪等武器，据我们分析，这批武器只能是来自于大陆，这伙劫匪也很可能是来自大陆的‘省港旗兵’。史密斯先生希望贵公安厅能够大力配合我方，共同对付这伙劫匪。”

“这一点请希思顿先生转告史密斯先生，共同对付犯罪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只是不知道这件案子将会由谁来负责？”

“我们已经研究过了，决定由‘有组织犯罪和三合会调查科’

的重案组组长罗天雄警官负责。”

赵江南十分惊喜：“罗天雄？”

“怎么，赵先生认识罗先生？”

“哦，1993年我们曾经合作破获了一起特大过境贩运毒品案，1994年我们还有过合作，共同打击大陆的暴力抢劫团伙……”

“是不是蹇子欢抢劫集团？”

“对呀！怎么，希思顿先生也听说过这个案子？”

“我刚一到香港，就听到很多人对我讲起这个案子。”希思顿用责备的口气说，“赵先生，这个案子你们大陆警方干得可是很不漂亮哇！”

赵江南诚恳地说：“是的，由于我们一个警员的疏忽，让蹇子欢在最后一刻漏网了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”

“我希望这次合作，你们大陆警方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。”

“你放心。中国人有个说法，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是不能容忍的。”赵江南语气坚定。

“那好，我会通知罗天雄，尽快与你会晤。”

希思顿说着，站起身来。

“好啊！他还不知道我已经到了香港呢！”

就在赵江南和希思顿谈话的同时，罗天雄正坐在街边的一家大排档里。按香港人的习惯，这个时候吃晚饭显然还早了点儿。他坐在这里，是因为他刚刚从车轮前救起了一个女孩儿。

这女孩儿名叫方小鸥，19岁，衣衫破旧，素面朝天，一望而知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女。她大口地吃着炒粉，眼中充满了惊恐和敌意。

“刚才多危险，要不是我刹车及时，你现在已经躺在医院里了。”

罗天雄看着方小鸥，不无埋怨。

方小鸥看他一眼，没有答话。

“快吃，吃完我送你回家。”

话未说完，罗天雄的手机响了。

“哈喽？……邱 Sir 呀？……”

听着听着，罗天雄的表情严肃起来：“什么事呀？……好，好，我马上赶回去！”

关上电话，他有些急不可耐，掏出一张钞票放到桌上：“我不能送你了，你自己回家吧。”

说着，转身要走。

“我没家……”

罗天雄停下：“没家？这怎么可能？”

“我的家被……被人毁了！”

方小鸥最后这句话是咬着牙说出来的，但罗天雄的心思已经不在她身上，因而没有注意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……好了，先不讲这些，我现在必须赶回警署……”

“我跟你走！”方小鸥起身，话音很干脆。

“那怎么行？我连我自己都照顾不了，哪有时间……”

方小鸥眼圈一红，落下泪来。

罗天雄只得打住：“那好吧，让我再想办法。快，快走！”

说罢，带着方小鸥上了汽车。

回到警署，罗天雄将方小鸥带到值班女警员阿莲面前：“阿莲，麻烦你帮我照看她一下。”

阿莲望着方小鸥，有些不解：“这是谁呀？不会是你妹妹吧？”

“不是的啦。她差点撞到我的汽车。我问她家在哪里，她说她没有家。唉，没办法，只好带她来这里啦。”

“那好吧。你快去吧，邱 Sir 正等着你哪！”

“你知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？”

“好像是为了协和观塘街金铺大劫案的事吧。”

“金铺大劫案？”罗天雄一惊。

“你不知道啊？差不多全香港都震动了！”

“那好，我马上过去。”说着，转向方小鸥，“方小鸥，这是阿莲，你就叫她阿莲姐好啦。你先在这里等我，过一会儿我再来找你。”

方小鸥点了点头。罗天雄抬腿向科长办公室走去。刚走两步又返回来，将手里的一只玩具熊递给阿莲：“哦，差点忘了，这是给小欢的生日礼物。”

阿莲接过去，眉头掠过一丝悲喜交加的神情：“谢谢你，阿雄……”

“替我亲亲他啦。”

“我会的。”阿莲的脸上略显羞涩。

方小鸥目送着罗天雄离去，直到阿莲将一杯热茶递到她面前，才回过神儿来。

“小鸥，先喝杯茶吧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阿莲坐在方小鸥对面：“听你的口音是大陆人吧？”

方小鸥警惕地看她一眼，没有做声。

“你……不会是偷渡过来的吧？”

“不是！”方小鸥断然否认。

“那……你为什么没有工作，也不上学？”

“我家都没有了，拿什么去上学，又怎么去工作？”

阿莲感到有些莫名其妙，但她还是真诚地说：“小鸥，你要是什么都不肯讲，我想帮你也帮不上啊。”

谁知方小鸥却十分固执：“我不要你帮！我要见罗……罗先生！”

阿莲更是不解：“你这样急着见阿雄，到底有什么事？”

“你别管，我就是要见他……”

阿莲望着她，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。

罗天雄刚一走进科长办公室，身材矮胖的邱科长立即就从办公桌后抬起头来：“阿雄，你可回来了！”

“邱 Sir，到底什么事呀？”

“哎呀！一伙武装劫匪把观塘街搞得是乌烟瘴气，一连打劫了两家金铺呀！抢走的珠宝超过了五百万哪！”邱科长眉头紧皱，十分焦虑。

罗天雄一惊：“连环打劫？……他们用的是什么武器？”

“AK47 呀！和你不久以前截获的那批武器一样。所以，警务处决定这个案子由你来搞啦，这是史密斯先生和希恩顿先生亲自点的名啊！”

“谢谢。……邱 Sir，你看这案子会不会又是蹇子欢一伙干的？”

“这就要靠你去找出来呀。”

“那好吧。邱 Sir，我想……我想把其他案子先放一放，全力以赴对付这帮家伙。”

“可以的啦。如果是蹇子欢他们，那你就要小心啦，不要再发生阿辉那样的事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我保证不让那样的事情再次发生。”

邱科长从桌上拿起一盒录像带，说：“这是洪记金铺的监视器拍下的录像，你拿去，先好好看看。”

“Yes, Sir!”

三

就像一个不走运的垂钓者突然意外地捕获得了一条大鱼一样，林之栋此刻的喜悦足以冲抵内心所受到的惊吓。他从观塘街急匆匆地回到电视台，取下录像带，顾不上看就兴冲冲地来到新闻部主任金丙章的门前。正要敲门，一位女同事抹着眼泪从屋里出来。

“阿舒？……怎么，你真的被解雇啦？”

女同事点了点头，什么也没说，伤心地离去。

林之栋望着她的背影，不知怎地，心里突然升起一股同病相怜的凄楚。良久，他才强迫自己镇静下来，整了整衣衫，甚至用手推了推面部的肌肉，尽力使自己的笑容显得轻松自然。他抬手敲门。

“进来！”一个浑厚的声音从屋里响起。

林之栋推门进去，满脸堆笑，点头哈腰：“金主任……”

金丙章从写字台后面抬起眼皮，漫不经心地看了他一眼。

“阿林，你来的正好。”说着，他从桌上拿起一封辞退信递了过来，“阿林哪，把这个拿去，到财务部领你那份辞退金吧。”

尽管林之栋早已料到这个结果，但乍听此言，他还是不由得一怔：“金主任，我……”

“唉，人心浮动，经济萧条啊。形势如此，我也是无能为力呀。”金丙章作出一副同情但却无奈的样子，摇了摇头。他是那种见风使舵，阴冷油滑的人，眼镜后面那双略带浮肿的眼睛让人始终无法猜透他心中的真实想法。

林之栋回过神，急忙将磁带递上去：“金主任，其他的等以后再讲啦，你先看看这个……”

“阿林哪，我知道你心里不好过的。可是，我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呀……”

林之栋顾不上解释，擅自做主将磁带插进了录像机。电视机画面上立即出现了劫匪打劫金铺的情形。

金丙章大惊，从写字台后站了起来：“这……这是什么？”

林之栋不由得有些得意：“这是我刚刚在协和观塘街拍到的。金主任，马上安排播出吧，这可是独家的特大新闻哪！”

“快，快！你马上把新闻稿写下来！”

林之栋兴奋异常：“好啊！”

说着，大步向门外走去。走到门前，他又停下脚步：“金主任，你看我的工作……”

“你放心啦，我再向上面讲讲情，让你留下来。总之，你放心

好啦!”

“谢谢金主任，请你一定在陈总面前多多美言。”

金丙章走到林之栋面前，很仗义地拍着他的肩：“我不是一直在讲吗？你是干新闻的一把好手，我当然巴不得要你留下来的啦。”

林之栋受宠若惊，他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，飞快地写完了新闻稿，还想留下来亲眼看着节目播出。但金主任说他今天辛苦了，生推硬撵着让他早些回家。这份亲热可是从来不曾有过的，林之栋简直要对金丙章感激涕零了。

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愉悦心情，林之栋哼着流行小曲，步履轻松地走进自己的家门。这是一套狭窄破旧的单元公寓，从屋里的摆设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林之栋眼下生活的窘迫状况。

“阿娟，阿娟！”一进门，林之栋便朗声喊道。

阿娟是他中学时的同班同学，后来相爱了，眼下同居在一起。他们也许相爱过，但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像任何一个女人一样，阿娟心里那份浪漫情怀早已让位于现实生活的重负。他们都知道，劳燕分飞的结局已经注定，只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。

听到喊声，阿娟趿拉着拖鞋从卧室里出来，神情慵懒，目光冷漠，带着一脸的不高兴：“喊什么啦？这么小的房子，屋顶都要被你震下来啦！”

“阿娟，我不会失业了！我抓了一条大新闻！”

阿娟露出一丝讥笑：“哦？那你不是成了法拉奇了？”

林之栋此刻完全沉浸在自我陶醉中，顾不上理会阿娟的冷嘲热讽：“真的，不信你看！”

他说着，将电视机打开：“完全是现场抓拍，绝对是要轰动全岛的！”

果然，电视画面里出现了香江卫视的台标，紧接着就是主持人姣好的面容。

“香江报道：今天下午五时左右，五位蒙面匪徒持 AK47 等武